



您当前的位置: 首页 → 书籍信息 → 详细文章

李零教授《蘭臺萬卷》出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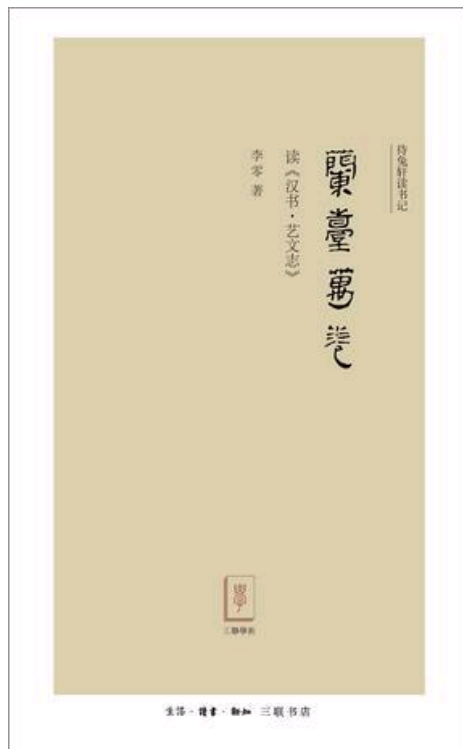
在2011-2-24 14:43:49 发布:

李零教授《蘭臺萬卷》出版

鍾馨

北京大學李零教授的新著《蘭臺萬卷——讀〈漢書·藝文志〉》於2011年1月由三聯書店出版。該書是在李零教授“簡帛古書與學術源流”課程講義中“《漢書·藝文志》”部分的基礎上擴充修訂而成。全書235頁，定價33.6元。

附書影、目錄及序言:



目錄

序言

一、總序

二、六藝略（上）

三、六藝略（下）

附記 《蒼頡》文本考

四、諸子略（上）

五、諸子略（下）

六、詩賦略

七、兵書略

附記一 漢賦的兩大類型

附記二 成相體

八、數術略

九、方技略

附錄一：家數、卷數統計表

附錄二：古今文本對照表

參考書目

書前印

宋本《漢書藝文志》書影（彩色）

序言

研究古書，要讀原典。古書浩如煙海，但真正可以稱為經典值得反復閱讀、反復思考的書，攏共沒幾本，這樣的書要精讀細讀反復讀。

前人讀古書，有門基礎知識叫目錄學。目錄學的經典是什麼？是東漢班固的《漢書·藝文志》（下簡稱“班志”）。班志是《漢書》十志的最後一種，讀最早的古書，先秦古書和西漢古書，此書是必讀書。

衆所周知，班志是劉歆《七略》的節本，劉歆《七略》又是劉向《別錄》的節本。《七略》有裁篇別出之例，如《諸子略》的子書，收有論兵之作，劉歆把其中的十種抽出來，不避重複，放進《兵書略》，當單行本，班志嫌重複，把這十篇刪掉了。班志對《七略》有改動，《七略》對《別錄》也有改動。《別錄》、《七略》早已失傳，只有少數佚文留下來。現在我們只能從班志瞭解早期的古書，舍此沒有更好的辦法。

班志的書名是什麼意思？我來解釋一下。“藝文”的“藝”是經藝，即六門古代君子的修養和學問：詩、書、禮、樂、易、春秋，這裏主要指講六藝經傳；“文”即總序所說的“篇籍”，則泛言經書以外的古書，都是寫下來的東西。《隋書·經籍志》叫“經籍”，意思差不多。

這個目錄，著錄古書約600部，13000卷。古人云“讀萬卷書，行萬里路”。“讀萬卷書”是什麼概念？那就等於說，你把西漢皇家圖書館的書看了一遍。班固校書蘭臺，官蘭臺令史，我把這本書題為“蘭臺萬卷”，就是指這套西漢皇家圖書館的藏書。我想帶你參觀一下這座圖書館，看看當時的“《四庫全書》”

是什麼樣。

這些古書，大部分都失傳了。留下的，即使跟目中的書有對應關係，也絕不是原書。嚴格講，一本也沒留下來。

那麼，這部陳年老賬對我們還有什麼意義，讀者會問。我把我的體會講一下。

我說，這書太重要，要講意義，至少有三點。

第一，它有學術史的意義、思想史的意義。中國學術史、中國思想史，先秦一段主要是戰國時期。戰國早期，世之所謂顯學，主要是儒、墨二家，儒、墨各一脈，分成很多派；晚期，道家、法家、名家、陰陽家起，“道術將為天下裂”，人更多，派更多。今人盛美，稱之為古代學術的黃金時代，但戰國時期的人不這麼看，漢代的人也不這麼看。他們都說，這是個亂局，和當時的天下一樣，是天下大亂之一象。亂當然不好，攔誰頭上誰都受不了，但亂世出思想、出人才却是規律。這一段的思想格局是什麼樣，現在只能看五篇東西：《莊子·天下》、《荀子·非十二子》、《韓非子·顯學》、《淮南子·要略》、《六家要指》。

《六家要指》後面看什麼？只能看班志。前五種，只講派，不講書，只講各派的祖師爺，不講其他人，綫條太粗，你只有讀班志，才能“一覽衆山小”。

第二，中國古書，大多亡佚，特別是技術書，亡佚尤多。研究古書，要虛實結合，有大局觀，不能光看古人留下了什麼，也要看他們淘汰了什麼，丟掉了什麼。班志六略，大多亡佚，留下的書很少。簡帛古書，歷年出土，數量可觀，有些有傳世本，有些沒有，絕大多數都是佚書。真正失而復得，攏共沒幾本，大概只有銀雀山漢簡《孫臏兵法》、《地典》，還有最近發現的北大漢簡《周訓》、《蒼頡》吧。我們研究古書，要注意這個存佚格局。研究傳世本，要看這個書目；研究簡帛本，要看這個書目；鈎沉輯佚，也要看這個書目。

第三，此書對研究簡帛古書很重要。我們都知道，先秦兩漢的古書都是寫在竹簡和縑帛上，墨子叫“書于竹帛”（《墨子》的《兼愛下》、《天志中》）。漢以後，魏晉時期，紙書才逐漸取代竹書和帛書。班志中的古書是簡帛時代的古書。當時的書，都是寫在簡帛上，有些還有圖（插圖或附圖），也是畫在帛上（當時的地圖也多半畫在帛上）。今天，我們的圖書館還是圖、書併稱。所謂“圖書”這個詞，既包括圖，也包括書。班志中的書是以竹書為主，帛書貴，比較少。但什麼書用竹，什麼書用帛，分布規律如何，太值得研究。

《漢書·藝文志》，我讀過很多遍，真正讀出點味道，還是靠了簡帛研究。

簡帛研究讓我多了一隻眼。

去年下半年在北大講課，再次講“簡帛古書與學術源流”。我不想重複以前在書裏講過的東西，希望讀點新材料。課是小課，授課對象是研究生。為了便於討論，我對選課人數做了限制。

這是個討論課，很像讀書會。

我帶學生讀竹簡，一是清華楚簡《保訓》（原文已經發表），二是清華楚簡《耆夜》（只有李學勤先生的介紹，原文未發表），三是上博楚簡《容成氏》，都是一字一句讀。最後，我想講一下《漢書·藝文志》。我給學生發了個提綱，想借這個提綱，講一下學術史，可惜沒講完。12月28日是最後一課。講完，這個學期就結束了。

課程結束後，離春節還有一段。春節前後，與《華夏地理》相約，到太行山考察。2月4號走，2月16號回。這之前，正好有段空閑。2010年的頭一個月，我在家裏讀書，每天早起，敲一會兒電腦，不知不覺，原來的提綱竟變成一篇長文。

新學期開始，我把這篇筆記發給同學，請他們提意見，幫我修改。不斷發現錯，也不斷發現問題。我覺得，漢賦三體，成相體很重要。這次跑太行山，先去鄭州。我在鄭州看到一面漢鏡，居然是用成相體寫成。所以這次修改，我加了點參考資料。一是《荀子》的《成相》篇，二是睡虎地秦簡《為吏之道》中的第六章，三是李經謀藏鏡和梁鑒藏鏡。最後，我還加了個參考書目。

這個書目，經過選擇，只是最低限度的書目。

這兩年，我有一個反省，說話和寫書不一樣。演講不能照本宣科，念檔案。我們想過的東西，不光要寫出來，還要能講出來。我理解，只有我手寫我口，最後能用最簡潔的方式講最複雜的思想才是真正的學術。這是境界。旁徵博引，腳注密密麻麻，當然重要，但刪繁就簡、由博返約，也一樣重要。

你吃過的苦，不必讓別人再吃；你受過的罪，不必讓別人再受。

書，一網打盡，折衷衆說寫集釋，資料長編式的考證當然是基礎，但也僅僅是基礎。

注釋《漢書·藝文志》，書很多。前人的研究，主要側重三個方面，一是人名、書名和詞語的查證，看古書提到過什麼相關線索；二是研究古書著錄的體例，前人所謂校讎學的研究是這一種；三是討論種數、家數、篇數、卷數的統計，主要是算帳。

本書的重點有所不同，我是以簡帛古書的知識為出發點，重點討論班志的分類，看每一類古書又可細分為哪幾類，大類也好，小類也好，每一類的性質是什麼，彼此間的關係是什麼。這是大局。細節，前人的討論也非山窮水盡，留下的問題很多，我做了新的討論。家數和篇數的統計，主要問題在《六藝略》。《六藝略》講家，是有人論人，無人論書，各類後面的小計，家數不等于書的種類。前人講家，不能分辨兩種家，所以怎麼也講不圓。這方面的問題，我也做了梳理。

前人講過的東西，當然是我的研究基礎，但我的敘述力求簡練，前人反復講的話，沒必要重複引證。我想用最簡潔的方式講話，直接講我對問題的看法。引述，只是最低限度。辯論，也是最低限度。前人講過什麼，我講過什麼，大家可以查，不一定在這本書裏查。讀前輩的書，和我的書作比較，有個參考書目就行。

參考書目，就是供大家查證。

查證也要簡化。

現在，書的概念是“鋪天蓋地”，有人說，可以做到像皮鞋一樣賣。電子書、圖畫書和影像製品更是大
浪滔天，聲勢逼人，讓很多做書的人心急火燎。但我一點兒都不急，不但不急，反而覺得，這是好事。如果
書都變成鞋，書店都變成鞋店，那就讓它變好了，至少不再假裝是賣書。我想，恐怕只有到那一天，大家才
能把書當書，把鞋當鞋，知道書和鞋還不太一樣。

我寫過一篇小文，《書不是白菜》，就是講這類感想。我毫不掩飾，我對套書、大書的橫行天下並不欣
賞。

當此鴻篇巨制君臨天下的時代，我很懷念小書。

年紀越大，想法越強烈。

2010年3月9日寫於北京藍旗營寓所

本書原稿曾請林志鵬、田天、陳侃理、梁靜、李政富、馮坤、孟繁之七位同學校閱核對，提出寶貴意
見，《詩賦略》部分還得到我的同事張鳴教授指教，均此致謝。

[进版画面](#) | [RSS订阅](#) | [隐私条款](#) | [通用条款](#) | [投诉及建议](#) | [联系我们](#) | [加入收藏](#) | [设为首页](#)

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

地址：复旦大学光华楼西主楼27楼 邮编：200433

主站域名：www.gwz.fudan.edu.cn 公网镜像：www.guwenzi.com

网站邮箱 fudanguwenzi@sina.com

您是第 **1735426** 位访问者

特别感谢木泉商务提供技术支持!

Copyright 2008 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版权所有

沪ICP备10035774号